

“读书最大的乐趣就在于
体验一个伟大的心灵是如
何工作的。”谨以本书献
给每一个真诚的思想者。

顾准 寻思录

陈敏之 丁 东/编

作家出版社

顾准 杂思录

李锐题

陈敏之 丁东 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准寻思录/丁 东、陈敏之编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7

ISBN 7-5063-1490-8

I. 顾… II. ①丁… ②陈… III. 顾准—纪念文集 IV. K
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9197 号

顾准寻思录

编者:丁 东、陈敏之

责任编辑:唐晓渡

装帧设计:日月长

版式设计:潘 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30 千

印张:13.5 插页:2

印数:001-10100

版次: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490-8/I·1478

定价:23.8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我不过为恢复顾准的形象作了一点努力

□陈敏之

上海有个著名的娱乐场所，叫大世界^①。一进大门，两旁有几面不同形状的哈哈镜，因镜面凹凸不平，人在它面前都变了形，没有人不为自己变得十分可笑而哈哈大笑而得名。大世界的哈哈镜把人变形，为的是博得游人一笑；可是生活中、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哈哈镜”，可不是开玩笑，它把你的形象扭曲、丑化，从而把你打倒在地，文革中还要“踩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所有曾经有过政治生活中“哈哈镜”效应经历的人，都会有这种切肤之痛的感受。

新中国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当我想到我即将回到生于斯、长于斯，也曾经奋斗于斯的上海，不会再受压迫、

^① 大世界是解放前上海的一个娱乐场所，和北京的天桥相似，有各种杂耍、戏曲等演出，不过全在室内，解放后一度改为青年宫，后恢复原名。

侮辱、欺凌，成为新中国主人的一分子的时候，我的胸中不仅充塞着一股豪迈之气，而且对未来充盈着最美好的憧憬。然而，严酷的现实却把我更美好、最天真的憧憬砸了个粉碎。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将近五十年过去了；即使与新中国同时诞生的婴儿，也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对历史也能作理性的思考，不至在精神上、思想上继续处于被迷惑、被愚弄的状态。

历史，对于人类永远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共和国的历史，对于中国人民也是一面最好的镜子。翻开共和国的历史，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在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的旗帜下，共和国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几乎无处无时不飘扬着硝烟。按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发生在共和国历史中的历史事件，仅举其荦荦大者，就可历数：1952年的三反、五反，1953年以后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1956年的反右派分子，1958年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接下来，就是1966年开始的持续了十年之久的举世震惊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些持续不断的运动的斗争硝烟中倒下以至消失的，何止万千，至今还没有一个人作出过能令人信服、比较近似实际的统计。

我曾经说过，当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刚刚发生、还没有成为历史的时候，即使历史学家在事发当时也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其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些历史事件是重大的，大体可以推知其发生的原因不会单纯，必定是复杂的；当这些复杂的原因还没有全部或基本弄清楚以前，任何历史学家都很难即时作出正确的判断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文革中，刘少奇作为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毛泽东思想的创议人和党的公认的接班人，为什么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便如此轻易地而又如此坚定地置之死地？虽然冤案已经得到昭雪，然而其真实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共和国的历史，从整体上说，至今还被一层浓重的雾障罩着，可以提出一连串的为什么！把所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其产生的原因、后果等等弄清楚，拨开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当代历史学家一个庄严而不

可推卸的历史任务。

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是，对于顾准的形象被严重地、纯粹是人为地被扭曲、丑化，不论从亲情，还是道义上我都有不容推辞的责任来予以澄清。虽然在共和国的历史中，他不过是千千万万或直接，或间接被各种形式折磨至死的人中的一个，但是，弄清楚一个人所以被扭曲、丑化的真实情况，也不难推知全部、整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当还是有其一定意义的。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它总是按照它内在的逻辑向前发展的。共和国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应当翻过去了；万马齐喑、定于一尊的局面也应当随着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不应当再留下余韵。既然共和国的历史留给我们这么丰富的遗产——既有好的、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好的、惨痛的教训，那么，共和国一切具有社会良知的公民，就应当用自己的良知去作一番冷静的理智的思考。问题就是这样严正地摆在你面前：你愿意做一个历史的推进者呢，或者是相反？

1994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顾准诞生80周年时曾为他举行过一次纪念座谈会。是年，因为我在年前患多发性脑梗阻（俗称小中风），尚在医院治疗，未能前去参加，仓促中写了一个十分简短的书面发言，用的就是这篇序言的题目。三年来《顾准文集》、《顾准日记》已先后问世；现在，《顾准寻思录》又将出版。对于我来说，出版这些书（包括我写的有关顾准的文章），都服务于一个目的：恢复顾准的本来形象。这使我想起，在顾准临终前病危的时候，为了使顾准的儿女们去看望他们的父亲，我曾经给他们写过一封信^①，虽然信中也说了他们的父亲不过为探索人类的未来作了一些尝试，他决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或者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与党对抗的恶劣分子，但是，在当时林彪、“四人帮”的法西

^① 见《顾准日记》394—396页。

斯统治肆虐、迷信盛行的形势下，我的一封信当然不可能改变他们原来的立场和观念。真正改变他们的观念、恢复顾准原来的形象的，还是顾准自己。因此，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有一句话：我不过为恢复顾准的形象作了一点努力，此外的一切都是顾准自己的。

最后，我想说，为了共和国的未来，为了人民的幸福，“哈哈镜”现象应当彻底停止，永远不再发生。

1998年元月21日于上海华东医院。

目 录

陈敏之	序：我不过为恢复顾准的形象作了一点努力	(1)
-----	---------------------	-----

面对顾准——《顾准文集》评论

李慎之	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3)
李 锐	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12)
王元化	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	(20)
邵燕祥	只因他的思想变成铅字	(24)
陈乐民	不见人间宠辱惊	(29)
王 殊	希腊古墟上的遐思	(37)
石 冷	你无法不面对顾准	(39)
朱学勤	地狱里的思考	(47)
徐友渔	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华章	(59)
高增德等	顾准精神的当代意义	(65)
刘军宁	理想之敌 理想之友	(72)
钱 竞	争论使人想起了顾准	(79)
林贤治	读顾准	(84)
王敦洲	读顾准	(91)
丁 东	顾准散论	(96)
戴园晨	历尽艰困终不悔	(107)
陈敏之	从《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说起	(118)

王立彦	两点启迪	(127)
陈敏之	人类历史发展轨迹的探索	(133)
刘智峰	探求历史的真实	(141)
靳树鹏	谈陈独秀与顾准	(157)
崔之元	比较历史研究的一个尝试	(164)
靳树鹏	要讲理不要轻佻	(171)
傅白芦	一则昨日的故事	(171)
	——一篇顾准遗作的抽换及其他	
陈申申	推荐一部书稿	(183)
夏绍裘	审读感想	(186)
陈敏之	《顾准文集》出版前后	(191)
杨建国	我与《顾准文集》	(194)
高增德	假如没有陈敏之	(197)

探求顾准——《顾准日记》争鸣

丁 东	顾准日记出版的经过与意义	(203)
靳树鹏	劳改队里的思想家	(208)
高增德	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	(219)
谢 泳	珍惜思想遗产	(229)
谢 泳	1959:谁在思考	(231)
张卫民	苦难和良心的见证	(235)
李玉琪	谁来挽回荣誉	(240)
韩三洲	再读顾准	(243)
沙叶新	泪眼读顾准	(245)
林贤治	两个顾准	(251)
李慎之	只有一个顾准	(256)
	——《〈顾准日记〉序》的补充	
陈敏之	关于《顾准日记》的一点说明	(265)

丁 东	顾准之谜我见	(269)
曾彦修	顾准无“谜”，惟人自造	(274)
林贤治	再说两个顾准	(281)

追忆顾准——顾准往事钩沉

陈修良	坎坷一生的思想家顾准	(289)
罗银胜	少年顾准	(298)
陈敏之	一件往事的追忆	(310)
潘序伦	顾准和我的一段史实	(313)
李鸿寿	忆顾准同志二三事	(316)
朱如言	回忆顾准	(318)
姜尔行	怀念顾准先生	(324)
诸尚一	政策的威力 榜样的教育	(327)
王如楨	山雨过后不见君 百花丛中留笑容	(331)
	——上海解放前后顾准二三事	
丁苏民	顾准同志是我最敬佩者之一	(336)
张纯音	我所认识的顾老	(338)
	——给陈敏之的信	
徐 方	怀念顾伯伯	(342)
龙 冬	想起顾准	(346)
龙 冬	再想顾准	(348)
邢小群	思想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想	(350)
	——吴敬琏谈顾准	
丁 东	顾准生前友好访谈录	(362)
陈敏之	顾准和他的儿女们	(381)
达 帆	也说顾准和他的儿女们	(394)
陈敏之	赠顾准(一首)	(399)

李文杰等 挽顾准(七首)	(400)
董怀明 顾准震撼(五首)	(406)
附录一 顾准著译目录	(407)
附录二 顾准研究索引	(412)
丁 东 编后记	(421)

《顾准文集》评论

面对顾准

在每一个可通行的路口

你无法不面对顾准

即使转身而去

也避不开他那冷峻、清明

且不无怜悯的眼神

即使走得很远

也走不出他那思想的晨曦

投射于这片土地的光与影

即使遁入坟墓

那几度远去今又隆隆而来的涛声

终会叩响尘封的墓门

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李慎之

最早听说顾准的名字是在30年代末的上海。当时我有亲戚在立信会计学校上学，说起那里有一位杰出的老师，年纪只有20上下，却已当上了教授，而且最得学生的崇敬。立信并不是北大、清华那样的“最高学府”，但是其专业训练之严格却是全国闻名的，等闲之辈是上不了讲坛的。大概就因为这一点吧，这个名字从此就永远地印在了我这个中学生的脑子里。

第二次听说顾准是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的后期。他的大名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是受批判、处分的对象。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一位老党员，而且官也不算小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财政部副部长，另外还是上海市的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不过当时他已经显赫不起来了。他的“错误”不是贪污、受贿，而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具体的罪状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也许当时就没有弄清楚，因为并非“大老虎”也要罢官撤职，而且播恶名于全国，这在我当时确实还是不大好理解的事。

1957年，顾准的名字因为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又上了报，这时，我似乎已不太惊讶了，反而觉得几乎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到几年以后隐约听说顾准又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消息却使我胆战心惊。当时多数像我这样的右派分子已经摘掉了帽子，一心想的不过是夹起尾巴做人，安安稳稳打发下半辈子。组织上是交代过的：“再不老实就再给你戴上帽子！”但是始终未见实例，因

此心里也就慢慢踏实下来。顾准的二次戴帽，不免令人有“又惊秋肃临天下”之感。现在知道这原不过是孤例，但是当时给人的压力却着实不小。

“知其人而不读其书可乎？”我虽然早就知道顾准的名字，但是实际接触他的思想已经是他死了6年之后的1980年了。那年年初，黎澍同志奉命筹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一开头就收到了顾准的遗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要我去参加审稿，事先把油印本寄了来。展卷捧诵，顿时就觉得眼睛一亮。照作者自己说，这本来是一篇读《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的笔记，按当时流行的风气，它很可以是一篇“讲用报告”。然而它却寻根究底，追问资产阶级的原文 burgher（市民）的语源是什么？市民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从卑微的地位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从此一步一步地分析它是如何从希腊与罗马的城邦里发展起来的。顾准细致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只能形成于一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中与一定的历史传统下。用同样的方法，他还分析了产业革命何以只能发生在英国而不能发生在商业资本主义也已相当发达的其他西欧国家的原因。在这样论证的过程中，他批驳了几十年来中国理论界照搬洋教条而形成的“中国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明末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成说，对中西历史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对比，其中充满了前人未发之论，或者是前人虽然说过但只有被他放到历史大背景中才光芒四射的论点。他不但解释了许多困惑人的历史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哲学上或者发生学上的论断：历史上许多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初始时往往凭借许多条件很难凑合在一起的因缘而以特例发生，然后再传布而成为通例。他说：“资本主义注定要发生在一国然后再传布于世界，由英到法—德—美—俄—日。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这样发生和传布的。”这是对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深刻的阐发。他自称只听说过马克

斯·韦伯的名字，而无缘读到他的书，然而以我看来，顾准的分析似乎要比后来在中国大大走红的韦伯学说更加切实而全面。

按照当时领导上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要求，它必须而且只能刊登代表中国学术界最高水平的文章。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走出来，我还没有看到过学术水平比这更高的文章。因此我追随孙冶方、徐雪寒两位前辈之后竭力主张黎澍采用这篇文章。不久以后，当《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的“试刊”送到我手里的时候，这篇文章赫然在目。但是，又是不久以后，当创刊号正式出版的时候，它却又不见了。

这使我感到愕然，然而也似乎不太意外。当然，“开动机器，解放思想”的口号还刚刚提出，改革开放还没有多少重大的步骤出台，“文革”的阴影还重重地压在人们心上。顾准在文章一开头就表示他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探索中国经济现代化何以如此艰难的原因。他说，“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但是在那个时候，仅仅是“资本主义”这个词就可以引起人们的神经过敏，尽管这是马克思说的，而且作者还注明了出处是“《资本论》第一版序言”。

顾准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这句话是1973年6月11日写的，那正是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年月，而我在1980年1月读到的时候还只是为他的爱国心所感动，为他那千难万劫都不能磨灭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所感动。我没有能象他那样充满信心地预见：只要少一点教条主义，多一点实事求是，我们就很快会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就。

现在出版的《顾准文集》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他研究希腊史的笔记——一部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专著的《希腊城邦制度》。顾准的本行是经济学，到死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

员，他肯定在经济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记录大概都在文革抄家期间随他的笔记从抽水马桶中冲走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孙冶方同志一再声明的他在50年代提出要重视价值规律是受了顾准的启发。（这件事冶方同志曾跟我这个80年代的新交郑重说起过，在临终前还特别嘱咐编他自己的文集的同志一定要说明这一点。冶方同志对顾准的古道热肠是极其令人敬佩的。）顾准从一个经济学家转而钻研西洋历史，看似奇怪，其实理由倒也不难索解。他不但是一个经济学家，更是一个革命者。他出身贫寒，十七八岁便投身革命，既干过地下工作，也干过政权工作；既参加过武装斗争，也从事过理论研究。他曾经是一个极其热忱，甚至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但是50年代以后个人的遭遇，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不使他要努力弄懂“民主”是怎么回事。当他意识到民主起源于古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国家以后，就下定决心要用10年的时间，先研究西方的历史，后研究中国的历史，进而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的未来进行探索。可惜的是癌症不容他完成这个计划。他在3个月（1974年2月2日至5月2日）的时间里写下了10万字的笔记。虽然它既没有完稿，也没有达到使自己满意的标准，对我们这些后来者来说已经感到启发多多了。

顾准再三慨叹于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因而不肯像希腊人那样去做建立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之类的笨功夫，对事物分门别类，深钻细研，因而发展不出科学来。这话“五四”前后的先贤其实也是讲过了的，但是顾准却亲自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下笨功夫的榜样。他为弄清楚希腊城邦制度，从地理到历史，从人种到字源……一点一滴地搜罗材料，排比材料，分析材料，打破了许多中国人仅仅凭中国自己的历史而对外国所作的想当然的了解。他终于弄清楚了只有希腊那样的地理、历史、文化条件才能产生在古代世界是孤例的民主制度。